

解讀殖民政府鏡頭下的社會風貌

文／張素玠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）
圖片提供／央圖臺灣分館



▲圖一：吸食鴉片



▲圖二：理髮 臺灣總督府文書課，《臺灣寫真帖》（1909）

央圖臺灣分館廣藏的寫真帖當中，以風俗、風景為主題的數量相當多，審視有關社會活動的影像可發現攝影者偏好的畫面有幾類：

- （1）日本人眼中的陋俗，例如纏足、抽鴉片、辮髮。
- （2）民間宗教活動，例如廟會迎神、藝閣。
- （3）庶民生活，例如街頭小販、市街景象、臺灣人的食衣住行。
- （4）原住民風俗文化，包括紋身、缺齒、獵首、住屋聚落、祭典、服飾等。

許多寫真帖的前頁有當時重要人物的題字，說明拍攝動機緣起，有的附解說及各幅照片的背景資料，使得照片的史料性提高不少。

不過，吾人觀看寫真帖時，必須了解到拍攝者都是日本人，出版單位為官方機構，這些「照」出來的「相」，多少反映統治者的眼光與政治、文化意圖。例如日治初期鏡頭下大量獵取臺灣人抽鴉片、辮髮的照片，表現出一種不健康、頹廢的意象（見圖一、二）。

圖三「起乩」準備迎接神明降臨，反映民間的迷信。圖四則見空間狹仄、道路泥濘的臺北市永樂町市場，蔬果隨意擺放地上，穿著漢裝的赤腳男女，或蹲或站挑選食物，呈現臺灣人不衛生、骯髒的一面。

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內容不只針



▲圖三：起乩

▶圖四：日治時代臺北市永樂町市場一景



對漢人社會，有關「蕃族」的照片也相當可觀，其中大致可分為兩類。一為官方「討蕃」的影像紀錄，例如《大正三年討蕃軍隊紀念寫真帖》（1914）、《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》（1931），目的在展現「理蕃」的戰績。另一類為日本學者在原住民部落進行調查所拍攝的照片，鳥居龍藏為第一個將攝影技術應用到人類學調查的人。

蕃族寫真為日後的原住民研究留下珍貴的影像，人類學家常以正面、側面突出原住民的容貌特徵、刺青、衣飾裝飾，作為人種學研究的紀錄（見圖五），另外有關原住民社會組織、風俗、生活型態、服飾的照片，對研究著作的文字內容起了很強的解說作用。在一些風俗風景寫真帖中，也常出現原住民排排站在家屋前的畫面。圖六「霧社泰雅族」一幅，可發現這些泰雅族女子在傳統披肩裡穿著日本服，男子著外套（似乎是日本人贈與的舊衣），腳踩木屐，有意無意帶出原住民被日本馴化的樣貌。

殖民政府運用政治力量，將

臺灣逐漸轉為現代化、日本化的社會；官方更透過寫真，一點一滴的記錄日本政府改造臺灣的「治績」，所以寫真帖當中的社會文化面向，不啻為殖民政府以相機記錄的臺灣進化史。

近年來學界對歷史的研究突破文獻、檔案等純文字的資料；影像作為歷史紀錄的一部分已經逐漸被學界採納，經過時間淘洗的老照片，成了時空的最佳佐證，這些泛黃的光影，映照著過去與現在。央圖臺灣分館有著國內最豐富的寫真帖收藏，若能有系統的加以分析研究，實為認識臺灣文化的最佳方式。攝影就意

涵上也是一種歷史觀照，「真實」、「具象」是其特色，這種真實卻受制於主觀的意念。日治時期官方鏡頭所要呈現的是怎樣的「臺灣」社會？如果攝影代表的是「決定的瞬間」、是一種思想的傳達，

日本官方如何掌握快門，決定停格的一剎那？這也是吾人利用寫真帖時所要思考的問題。



▲圖五：泰雅族婦女



▲圖六：集會所前的霧社泰雅族人《臺灣全島景風俗寫真》（1935年左右）

在攝影術發明以前，文字是記載過去事物最主要的方式，文字的運用使人類從「史前」進入到「歷史」階段；使耳朵所聽，眼睛所看，能落在字裡行間。儘管文字將人類歷史帶進一個里程碑，書寫仍不足呈現所有事物的具體形貌。清初來臺採硫的郁永河以及巡臺御使黃叔瓚，對平埔族的衣飾、風俗都做了生動細緻的描述，但是後人卻因主觀因素產生認知差異，對相同的文字有不同的體會，所以文字即使能

傳「神」卻難以傳「真」。十九世紀中葉，攝影術開始傳入臺灣，初期多為歐美各國遊歷探險家記錄之影像。日治時期以後，代表官方觀點的「寫真帖」開始大量出現。日本殖民政府除了統計數字、資料文獻記載詳盡以外，對影像的運用也發揮到極致；不論是物質建設、制度施行、軍事活動、社會風貌等，都透過一系列寫真帖，留下具體的畫面，其中又以風俗與民情的呈現最貼近臺灣的庶民社會。